

《三国演义》中“道”的名义考究与文化迁移

曾建萍

(湖南理工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 岳阳 414006)

[摘要]“道”是中国文化重要概念之一。在文学作品的境外传播中,译者是否能准确理解“道”的语内含义,处理好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迁移,对考察中国文化的境外传播十分重要。以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中对“道”的处理为例,译者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道”的价值守恒,但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不相同,在文化迁移过程中“道”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价值疏离,打上了基督文化的烙印。

[关键词]道;语内含义;文化迁移;《三国演义》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4)06-0116-04

Connotation and Cultural Transfer of Tao in the *Three Kingdoms*

ZENG Jian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Hunan 414006, China)

Abstract: “Tao” is an important term in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frequently reflected in literary works. When translating these works, it is essential for translators to understand Tao’s connotations and to deal with the cultural knowledge when it is imbued. Taking the translation of Tao-related words or phrases in Moss Roberts’ *Three Kingdoms* for example, the translations are maximally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meanings of Tao in Chinese. However, due to the great differences of mainstream ideologies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Tao” is unavoidably affected by the Christ culture when introduced into the Western culture.

Key words: Tao; connotation; acculturation; *Three Kingdoms*

20世纪90年代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内特与安德·勒弗菲尔提出,如果将文化研究深入到翻译的解码与编码的过程中,那么翻译将会更有成效。^[1]文化翻译学派重视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强调在语境、历史和社会规约等方面研究文化对翻译的冲击和制约。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佐良也曾说到,翻译工作者处理的是个别词,但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2]译者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处理的不仅仅是语言符号及其意义的转换,更应注重的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以《三国演义》为例,作为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是中华传统文化与智慧的化身,全书所蕴涵的浓厚的具有“儒、道、释”三教合一民族特色的宗教意识在翻译时不容忽视。在此类文学作品的境外传播过程中,译者如何准确理解这种非显性的宗教意识,在面对完全不同的宗教文化时,究竟如何翻译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其价值守恒是翻译文化学派关注的难题。

一 “道”的中国哲学与宗教内涵

“道”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不仅为

收稿日期:2014-05-24

基金项目:湖南理工学院校级科研课题(2012Y22);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国演义》汉英对比及海外传播研究”(11YBA149)

作者简介:曾建萍(1981-),女,湖南益阳人,湖南理工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哲学流派道家、儒家所重视,也被宗教流派道教和佛教等所使用。《三国演义》在境外传播较广泛,尽管该著作中与“道”相关的词条并不多见,但在翻译过程中应如何处理其所折射出的哲学含义与宗教观念,却对考察中国文化的境外传播十分重要。

(一)《三国演义》中“道”的数据统计

据统计,《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文版中含“道”字的词条共出现 180 次,除指涉道路名和人名的词条外,指涉宗教的词条共计 25 条,出现次数为 68 次。见下表 1。

表 1 《三国演义》中“道”的数据统计

净条	道	次数	净条	道	次数
1	道士	4	12	不道	2
2	道人	7	13	正道	1
3	贫道	8	14	道衣	2
4	天道	4	15	道袍	4
5	僧道	1	16	道服	2
6	王道	2	17	道理	5
7	道号	4	18	参道	1
8	道童	2	19	狂道	1
9	学道	4	20	学道者	1
10	无道	2	21	中道	4
11	公道	3	22	孝道	1

(二)“道”的哲学与宗教含义

《说文解字》指出“道”字本义为道路,后引申为“道理”。就“道”的哲学和宗教含义而言,儒家、道家和道教、佛教对其的理解各不相同。傅勤家在《中国道教史》一书中指出“道”的意义难以考辨。他认为“夫以世间之道理,而为言思拟议所不能至,斯蕴理至为精微,佛经所云不可思议,不可说,亦指其无上之道也。惟儒家践实,故所言之道,与佛教道教之玄虚不同,但亦有难言者。”^[3]

道家/道教范畴的“道”:《老子》对“道”的解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父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4]后来,道教中“道”的含义历经一系列的演化流变。其所指称含义为:a. 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b. 事理、规律;c. 道家,古九流十家之一;d. 道教或道士;e. 神仙,仙术。据表 1 我们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中有指涉道士的词条,如“贫道”“道士”“道袍”“狂道”等;有指涉事理、规律的“道理”;有指涉“神仙,仙术”的“学道”“参道”。

儒家范畴的“道”:傅勤家认为:“儒家之道,循乎日用人伦之常,虽后世间以阴阳五行之理,无极太极之真,而仍不违乎仁义中正之道,治国平天下之业。”^[5]儒家强调“道”不远人,即“道”不可以脱离人的历史和人的实践而存在,强调“道”与“德”的统一。表 1 中的“孝道”“王道”“天道”“孔孟之道”和“人伦之道”均属于这个范畴。

佛教范畴的“道”:张志芳与张彬在其《译以载道:佛典的传译与佛教的中国化》一书中指出在汉末与三国时期,佛教经典不断译出,但总体上它还是处于萌芽时期,立足不稳,当时的主流文化思想儒道家对其有迎有拒。^[6]佛教讲的“道”是什么意思呢?牟子用道教对“道”的说法予以了回答,即“道之言导也,导人至于无为”,这与《老子》中对“道”的解释是相似的,即“虚无恍惚,不见其意,不指其事。”牟子又结合儒家思想阐扬佛教之“道”。“道之为物,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7]这与儒家修齐治平之道是相吻合的。在表 1 中的“僧道”“中道”“不道”属于这个范畴。

二 语言转换过程中的文化迁移

罗慕士的《三国演义》译本是目前海内外通行译本,出版发行以来受到广泛好评。该译本对于文中所蕴含的宗教文化处理方法多样,值得借鉴。

(一)《三国演义》译本中“道”的英译统计

据统计,表 1 中出现的指涉哲学和宗教含义的词共出现 68 次,译文翻译可分成四大类。第一类为“Tao”“Taoist”“Taoist priest”“priest of Tao”“Taoist name”。第二类包括:“the high way”“the way of the great”“the right way”“the true way”和“the way of heaven”。第三类包括“true”和“truth”。第四类为间接翻译,表述各不相同。如下表 2 所示:

表2 《三国演义》译本中“道”的英译统计

No	Translated words	Occur	Percent	Four General Groups	Percent
1	Tao - related	6	8	Group 1 Dao understood as Tao	30
2	Taoism - related	15	22		
3	Way - related	8	12	Group 2 Dao understood as Way	12
4	Truth - related	7	10	Group 3 Dao understood as truth	10
7	Various Others	32	48	Group 4 Other translations	48

(二) 宗教含义直接移译到基督文化中

作为中国哲学与宗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道”的文化内涵在介入到西方文化的途径是多样的。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其中最为明显的是道家/道教中“道”的原始教义被直接移译到了译入语的文化中。其中,罗慕士把道家的“道”译为“Tao”,道教中的“道”译为“Taoism”。如“道号”一般直译为“Taoist name”,“道袍”一般译为“Taoist robes”和“学道”译为“to study Tao”等。此类型比较简单,不多赘述。

(三) 宗教含义依附基督教义衍生

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华文明在域外的传播并非原汁原味、一成不变的,其在境外被改造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中不少例证表明“道”的含义依附于基督教义存在并在西方文化中衍生,这样翻译时就直接导致了中西合璧式词语的产生,这种类型所占比重较大。如:

例1:群臣奏曰:“大王当命道士设醮修禳。”^[8]

They replied: “our Highness should command a Taoist priest to perform rites to ward off evil.”^[9]

其中“道士”被译为“Taoist priest”。然而“priest”一词常见的含义是“an ordained minister of the Catholic, Orthodox, or Anglican Church having the authority to perform certain rites and administer certain sacrament”。即“(天主教、东正教或圣公会任命的主持某些宗教仪式及圣餐会的)司铎;祭司;牧师。”为避免在翻译时给译入语读者造成文化错觉,罗慕士在“priest”前加了“Taoist”一词作为限定,创造出这种中西合璧式的词语从而将在中国文化中土生土长的“道”介入到西方基督文化中。在英汉翻译时,钱钟书曾将这种表达称为“汉外合语”,认为它们是“牙缝中夹菜叶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中,这种表达的出现扩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核成分,能提高不同语言之间的可译度,有效地促进文化的融合。

(四) 宗教含义完全被基督教义取代

不可否认,作为土生土长的道教,在翻译过程中要将其含义完全移植到以基督教为主流宗教信仰的西方文化中难度很大,其含义可能会发生不同程度

的变化。罗慕士在翻译《三国演义》中的“道”时,也有将其直接用基督教中的某些词取代。如下例:

例2:鲁在汉中自号为“师君”;其来学道者皆号为“鬼卒”……^[10]

He styled himself lord - preceptor and his disciples were known as the Ghost Squad…^[11]

其中“学道者”译为了“disciples”。然而,“disciples”在英语中很容易让大家想到的意思为“a personal follower of a Christ during his life, especially one of the twelve of Apostles.”即(追随)耶稣的信徒;耶稣的使徒(尤指耶稣的十二使徒)。从该例子可以看出,如用“disciple”来译“学道者”其含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给读者造成一种文化错觉。

(五) 哲学含义的间接翻译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中对宗教中“道”的翻译常用的是以上三种方法,但处理哲学流派中的“道”的含义时,间接翻译较多。现试举几例:

例3: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12]

But in this case, Liu Zhang was foolish and weak. His benevolence inspired no dedication, his severity no respect, so relations between lord and vassal have gradually broken down.^[13]

例4:……人伦之道,不可废也,必纳王妃,以襄内政。^[14]

…But this great principle of human relations cannot be ignored forever. You shall have to take another royal wife to aid in domestic matters.^[15]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同为儒家学说中的“道”,“君臣之道”的“道”侧重译为了“relations”,而“人伦之道”的“道”则译为了“great principles”。除此之外,《三国演义》中的“孔、孟之道”的“道”译为了“the way of the ancient sages Confucius and Mencius”。其它类似的情况也较常见,此处不再一一例举,但纵观各翻译,可看出就哲学流派中的“道”的翻译而言,译者在翻译时,主要借助于上下文语境,间接翻译较多,表述方式各不一样。

三 译介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刘永强在“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几个问题”一问中指出“中国古代小说在译为外文时,除了文学本身的限度,在文化上也存在不少误解与遗漏,这在非汉字圈表现的更明显。”^[16]尽管罗慕士译本是迄今公认的最权威的版本,但以“道”相关词条的翻译为例,仔细研读译文我们还是会发现一些问题。

(一) 理解过程中哲学与宗教内涵的混淆

如前所述,在中国文化中,“道”这一概念所对应的意义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其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宗教概念。而单就宗教意义来看,既有佛教中的“道”,又有道教中的“道”,有时与之相关的词条到底指称的是儒家之言还是道家之言,是佛教术语还是道教术语,都无法确定。如表1中的“王道”和“正道”。有学者指出,“王道”是先王治天下之道,是儒家提出的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然而,牟子论佛时,又认为“王道”实际上也是佛教中的“宰国可以治民”之道。因此,对本土读者来讲,“道”这一概念都难以定论,对于境外译者而言则是难上加难。此外,值得注意的是“Tao”和“Taoism”也有一定的区别。据《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的解释,“Tao”指涉的是中国哲学中即道家的道,而“Taoism”则是指涉的道教中的“道”。在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中将“道”译为“Tao”或“Taoism”,但有时罗慕士在翻译时并未考究在具体语境中“道”到底指涉的是哲学概念还是宗教概念。如下面两例:

例5:孔明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来到坛前。^[17]

Kongming... assumed the sacred vestments of a priest of the Tao”^[18]

其中,“道衣”是指道士的衣服,这里的“道”是道教的“道”,而并非道家的“道”。因此,此处的翻译若改为“...of a Taoist priest”则更妥当。又如:

例6:车中端坐一人,纶巾羽扇,身衣道袍,乃孔明也。^[19]

Inside sat a man with bound hair, holding a feathered fan and garbed like a priest of the Tao.^[20]

此例和上例有相似之处,“道袍”中的“道”同样被译成了道家中的“道”,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本身理解所造成的失误。

(二) 表达过程中所造成的文化错位

刘永强指出,中国古代小说的域外传播从根本上

说要受制于接受国的文化需要,因此,在传播中有不同本土传播及变异的情况都是很自然的现象,然而,有些文化方面的问题却不一定都是合理或必然的。因此,文化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有意无意的缺失、曲解和误解是可以予以改进的。^[21]如前面所提到的“道”的宗教含义完全被基督教学义取代的情况,罗慕士用基督教的术语“disciples”来翻译道教中的“学道者”。然而,这种夹杂着强烈的民族色彩的译文语言会给译入语读者带来一种文化错觉。又如前面所提,“道士”“道人”除了译为“Taoist priest”,但罗慕士有时也将其直接翻译成了“priest”,这也可能会给译入语读者产生一定的文化错觉。

“文化转向”既关注具体的翻译技巧,又注重由此翻译行为而导致的文本误读和文化迁移。^[22]中国名著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致使其翻译难度大。但作为一名外来语译者,以《三国演义》中与“道”相关词条的翻译为例,我们可看出罗慕士在翻译时最大程度地实现了“道”的哲学与宗教含义守恒,并让西方读者了解与熟悉中国的宗教文化。然而,中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大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道”的翻译仍然疏离了其原始价值,被烙上了基督文化的印迹,这种因不同的文化而产生矛盾和冲突,给语言的翻译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也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usan,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2] 王佐良. 翻译中的文化比较[J]. 中国翻译, 1984(1): 1-5.
- [3] [5] 傅勤家. 中国道教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年.
- [4] [6][7] 张志芳, 张彬. 译以载道: 佛典的传译与佛教的中国化[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年.
- [8] [10][12][14][17][19]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年.
- [9] [11][13][15][18][20] Luo Guanzhong. *Three Kingdoms* [M]. Moss Roberts, tr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5.
- [16] [21] 刘永强. 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几个问题[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9): 31-37.

责任编辑: 李珂